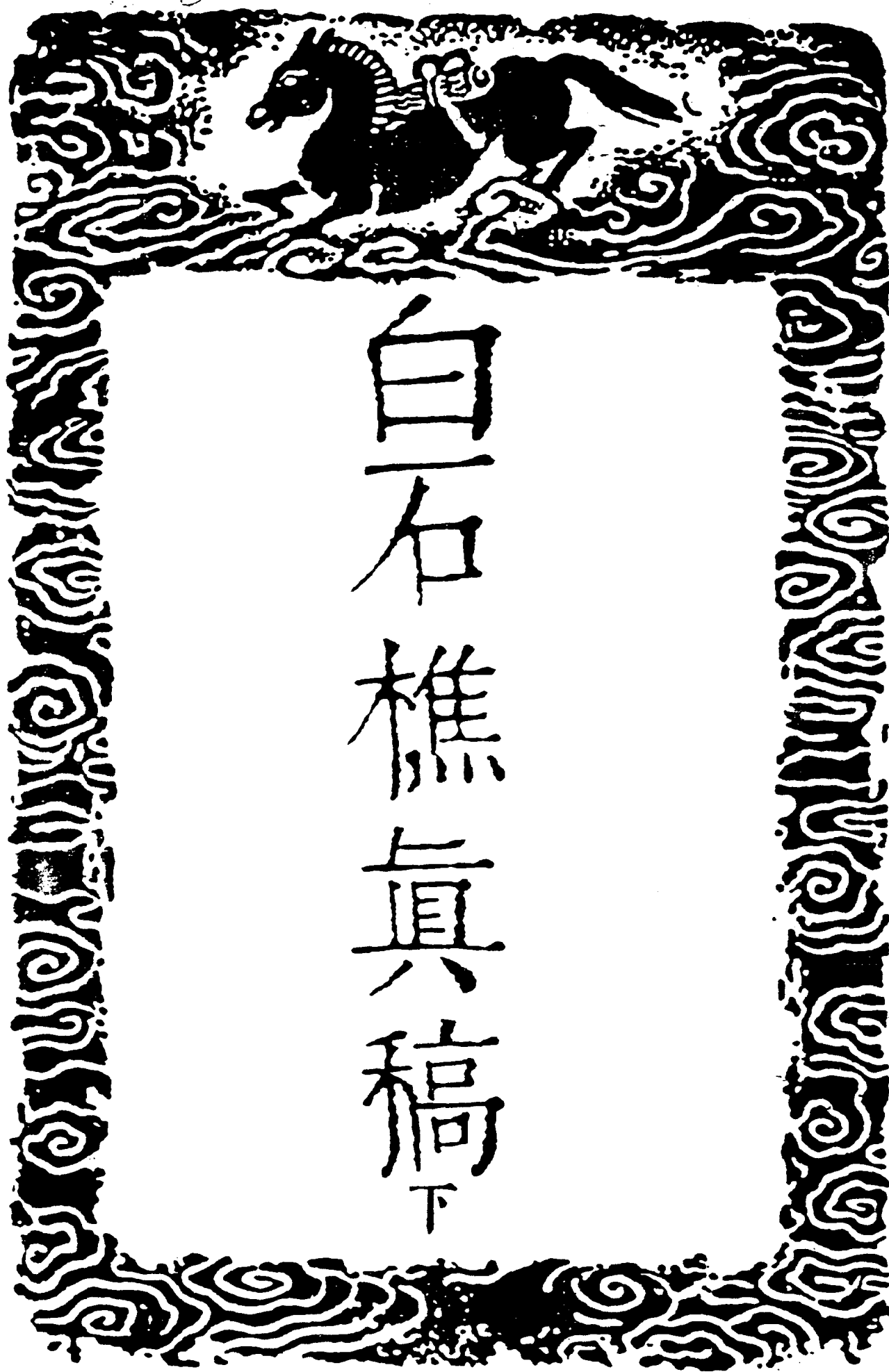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一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白石樵真稿二十四卷(自卷三至二十四)	明	陳繼儒撰	眉	公中	圖	〇五一	〇〇一
晚香堂集十卷	明	陳繼儒撰	眉	公中	圖	〇五一	三六七
陶元暉中丞遺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	陶元暉著	明季遼事			〇五一	五三一
剪桐載筆一卷	明	王象晉撰	王漁洋	中研所		〇五一	五七七
幾亭文錄二十卷(自卷四十一至四十六·前附：幾亭全書序·總目)	明	陳龍正撰	幾亭	台大		〇五一	六〇九



白石樵真稿
下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訂定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忠賢之轍。滌腐餘之腥。計延炎鬯。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樵出于山。厓水湫之間。刑羊豕。斟酒漿。土簫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庇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乎古。而有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陳水氏謂其撻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災。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璫。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尚書。塗田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瑁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迷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

白石樵真稿

卷三

漢陳太尉廟記

白石樵真稿

卷三

漢陳太尉廟記

二

學有行義者。不徙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机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机。移星易宿。地發殺机。龍蛇起陸。人發殺机。陰陽反覆。殺机者。天也。猶且懼之。而况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机。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荐。后爲群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惕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語曰。大直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

逸于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王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劫誅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王配享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峰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濬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歿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三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壘公像僅尺許置之筭輿中牧笛漁鼓裂繒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禍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屨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撒像倚壁間塵土掬面幾不及叢冢野廟真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諸生饋奠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區存蘋酌水未能爲海公重輕第獲人毀之而獲人修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壘相故少海忠

介諫。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其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祛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管東坡與叅寥游。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壘濡素練。到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

正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記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歿于萬曆己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恒祠公于毋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孤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挫舍儒而賈累橐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決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貲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櫛秉家政整而有法間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病歿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爲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階下左右諸峰錯列如繡以厝靈輻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奠則有正堂三楹以讀書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洒掃庖廬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儲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擘甘荐新風日清妍則鉤簾敞牖拂署焚香春秋上食芟除堦草顧盼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卽跬

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孤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好侈宮室而略于祠。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千金輦石。緹城破垣而入之。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重如也。祠宇數弓。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縉紳之忘本廢禮如是。而吳為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額泚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鉅典有四。建祠以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方公祠堂記

九

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為兩孤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漢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穉束錦內壁。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髯舉。而顏甚醅。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也。往者九峰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調昆弟。間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譙讓鬬鬪聲。莊事伯兄。無衡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膏潤。輒遠避。惟恐垢。蓋廩廩萬石之風。百忍之訓。卽近世故家甲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

白石樵真稿

卷五十一

德星堂記

九

經而走千里。不晷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恂恂左讓。甚則歲餽不絕。遇少年子弟。輯顏好語相勸。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聞。卽輦返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堂也。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鵲。肉膾膾相與為遊。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捍文罔。其氣肝肝。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

長舉公以聞則大獎賞曰一鄉善人延賓飲却不御至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冥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在德耳有如養心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稱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他百里誦義千里誦聲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真隱德之君子哉管陳太丘諸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德星堂記

十一

公德星也余異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皆成名公亦麗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勅應門卜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尚甫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每念烏成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綠以短垣蔭以高梧修竹紙窗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然卧遽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靈卽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間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尚甫曰請以寶夢顏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尚甫之謂也願以夢驗子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寶夢堂記

十二

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愚之同盡譽詁苑枯之更相美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爲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人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真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

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熊。仲尼周公始而夢既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尚甫能進于是乎。適與尚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詫謂尚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涇御史中丞家。漢口遂爲休寧甲閭。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于紫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若衛鳳林亭界于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迴合流檻下。是曰漢川。卽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藤。修竹惟石。雲霞之所暄染。日月之所虧蔽。攢奇織秀。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畫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廡。聯絡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

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旦與群從觴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旦莫趣竟之。追壽公六十于堂中。次第饋奠如上觴禮。陳子聞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蠶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垂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况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構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涇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尚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

請師端明公。秘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捐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即使不墮不茨。不斷不剪。君子入其門。如聞韶。濩之樂。登其堂。如游鄒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初君。倚欄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文之步。離婁之睫。則園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日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日韋馱。之日遶四部洲而行不止。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盤輿造之日。借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凋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

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為落葉蔓草。而惟二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為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崎墅記

園居當山中。峴厓複洞。于地較奇。然篝燈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輦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儉田。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溷。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峰左右乎。去郡北二十五里。為廬山。與鍾賈山並峙。長川貫之。石梁跼山趾。據其上。遵石梁而東。溪澗磬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柳中渡。橋叩扉曰。崎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為廬山草堂。小廊西折。曲室。髹几。僂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口。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繽紛。正負廬山草堂之後。一亭竇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天堯如數百紅綃。排筵當隊。與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幃。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尚帶酸餽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艷。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為闢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

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環列紅
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賞如白
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
塵土氣。由逋亭渡板橋。小屋靚潔。栽竹限之。通片玉居
其前。以太湖石撐柱爲壁。壁竇玲牙。昏黑陰森。疑雨疑
暮。行二十武。疏冥寂暗。豁然踴讀書臺。臺畔循級而上。
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
達空諸室。其徑多名種古梅。梅點蒔花藥。幽草弄妍。和
風轉梵。蓋清韵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艷香亭。層

白石雜真藹

卷三

白石雜真藹

九

臺牡丹捺出垣上。亭西橋袖離庖。屈屈而客履不得跡
矣。吾郡九峯曩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爲
精舍。余山寮凡四千將白石。幸與畸墅隣近。管龐德公
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
舟褰裳。率爾休暢。吾兩人庶几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
之暇。每念次君君羽。低徊泫然。乃結一室于池右。題曰
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嘆
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秫田不能供釀。杖頭錢
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橐

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豢鳥法。而珍禽來巢。
生穀無算。無郝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書閣酒
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溷。
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斯睡花底足矣。

白石雜真藹

卷三

白石雜真藹

九

九

逸園記

荆溪玉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王陽先生疏土剔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遊客麋狝共之終非籬落間物于是剝滄嶼於溧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卧有史修之者俠而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庄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翳荆與浹穢驅礫微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圃以種蔬旅而逸園遂成其俛仰向背聚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園有石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逸園記

三

界道有竹欵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啓雙扉花屏菊田縮繡錯綺徑盡得嶺芳亭枕古槐老樺之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髮髮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輦石壘岡延袤詰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岑寧樹偃花欹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擎龍髯甲飛動攬于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逗靜深堂濠梁魚孤山雀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

橋宴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桂叢續紛黃雪冉冉墮芙蓉裘上覺淮南八公雞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

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樛木鬱盤多碧荔青蘿上紫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纓寶網曳風捎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舴艋顏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尋緣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天矯飮霜拒雪構龕以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宿聲臺供養肅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逸園記

三

嶺東隅誅茆縛亭曰最勝幢幕嵐嶽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糾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陂陀石懸而投竿藻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幢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芄芄橫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卽谷口窮岡轉徑羊眠葱蒨卓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瀨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焉大抵逸園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舫岸卽是園門分門直入卽居竹堂堂後卽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佚老齋庭戶靚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

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創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曉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蝌蚪書，拂狻猊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墮甌，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復洞秘穴，非揭水跳行，歛仄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闌闌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踈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腰絙攀葛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溷，簪李太白孔巢父輩，高隱

白石樵真稿

卷三

逸圃記

三

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病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槩聲，憂憂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遶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章，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充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曷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匯，決而爲渠，于是綠渠鑿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蔽其陰，翠竹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窻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噴波鼓鬣，與荇絲花枝，離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晉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

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
享、有、今、日、之、適、而、李、翱、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
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
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鄰、生、又、不、能、辨、山、裝、十、
萬、之、具、則、幸、充、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
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
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綠、野、堂、前、庶、不、爲、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爲最商山之勝醒堤爲最堤介
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
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湍
旋渦敵旋築旋圯行者憊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
腹有狐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坎
而險度貲費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計
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壤土甃長堤堤延亘里者
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者有

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
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
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
里中節行曰烈節祀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
亭祠有菴以祀大士白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止
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池曰天鏡有山曰
靈山有閣曰達觀閣后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凭閣
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躍爭
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遠望香雪亭梅如皜雪冠